



淮海集卷之七律詩

秦觀少游

德清道中還寄子瞻

投曉理竿棹溪行耳目醒
蟲魚各蕭散雲日共晶熒
水行重深翠烟山疊亂青
路回逢短榜崖斷點孤翎
叢薄開羅帳淪漪寫鏡屏
踈籬窺窈窕支港泛冬簪
遠淑依微見哀禿斷續聽
夢長天杳杳人遠樹冥冥
旅思搖風旆歸期數月冀
何時燃蜜炬復聽閣前鈴

次韻子由題斗野亭

蒲市花風起平堤漕水流
不堪春解手更為晚停舟
上埭天連鴈荒祠木蔽牛
杖藜聊復爾轉眄夕烟浮
子由詩云
細雨添春色微風靜開流
勞生兩蓬鬢生計一扁舟
飲食隨魚蟹封疆入斗牛
風波方在眼轉覺此生浮

鮮于子駿使君生日

往昔高堂夢熊羆兆吉占氣鍾西蜀秀時應仲秋嚴江
 漢揮犀尾風雲下筆尖微辭追屈宋精義到黃炎操履
 森寒柏名聲耿夜蟾擊疆鷗鸚律治劇鷓鴣銛使者旌
 旄易將軍印綬添鴛鴻隨步武虎豹入韜鈴錦覆郎官
 綬彤垂太守檐兩行分蜜炬十里上珠簾禮士常懸榻
 誅姦或奮髯雨堂昏絳帳風帙亂牙籤銀漢星初換金
 莖露已霑歡聲連北固壽邑巨東漸麗句充文几奇香
 物玉奩簪紳五福具罇俎四難兼賤子真殊幸清標獲
 屢覘誤蒙雕朽木猥辱畫無鹽嘉運方熙洽英才豈滯
 淹佇公歸法從行道慰民瞻

輦下春晴

樓闕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紛禁路雲氣繞宮牆亂
 絮迷春闊蕙花困日長經旬牽酒伴猶未獻長揚

睡起

睡起東軒下悠悠春緒長爬搔失幽囀欵欠墮危芳蛛
 網留晴絮蜂房受晚香欲尋初斷夢雲霧已冥茫

次韻莘老初至湯泉二首

夾路山重複參天樹老蒼一區成小市數埒引溫湯洗
 沐同幽客舖殮就梵坊未輪朝市子斗酒得西涼

年華行已老林菴尚葱蒼地勝連龍洞泉溫注鬼湯人
 風遠城市鍾梵近僧坊九夏來投錫接心應更涼詩云

川谷闊深阻天時正菴蒼聊同不速客來浴自然湯
 茂宰藹休政道人棲淨坊恍如登十地熱惱頓清涼

過六合水亭懷裴博士次韻三首

次莘老

昔同裴博士酌酒俯庭柯
晚岫潭潭碧風池瑟瑟波
蒼崖遺老沒白首故人過
轉眄成陳迹勞生可奈何
晚憇孤亭上羸驂繫斷柯
荒門寒帶路空檻閣增波
往事青山在餘生白鳥過
誦言成絕語疊疊迫陰何
折柳相從地重來失舊柯
林光延晚照岸影動微波
隔浦檀欒密當簷翡翠過
主人成異物搔首奈情何

懷孫子實

舉眼趨浮末斯人獨好脩
青春三不惑黃卷百無憂
玉出方流潤鸞停翠竹幽
相思自成韻不必寄西郵

對淮南詔獄二首

一室如懸磬人音盡不聞
老兵隨卧起漂母給朝曠
樊雉思秋野韞鷹望暮雲
念歸忘食事日減臂環分

淮海行搖落文書亦罷休
風霜欺獨宿燈火伴冥搜
笳動朱樓曉參橫粉堞秋
更拚飛鏡破應得大刀頭

次韻谷米元章

嗜好清無滓周旋粲有文
揮毫春在手岸幘海生雲
花鳥空撩我尊鱸正屬君
惟應讀嶋蜺差不愧王筠

宿參寥房

鄉國秋行暮房櫳日已暝
驚風多犯竹破月不藏星
鉤箔簷花動抄書燭燼零
非閑相見喜自是眼長青

次韻蔣穎叔南郊祭告上清儲祥宮

二十韻

特起朝陽內祠宮極邃清
高窻闕玉女巨闌守昌明
盛掩秦諸峙雄逾漢兩京
垣橫天上紫洲露海中瀛
黃帝初龍躍中原罷虎爭
樵夫亦談道行旅不持兵
此地修

襮禮于時保利享栢梁災未幾陳寶詔重營御帑金繒
出慈闈服玩并標題動宸翰撰次屬鴻生玉刻黃冠印
金書祕殿名妙經藏洞觀真籙佩威盟仙溜花間靜瓊
枝物外榮肇裡承帝祉肆青順民情天施寧論報風行
不計程近傳聞馨管時或見旄旌海嶽朝雙闕星辰集
上楹禮如尊太一事異寵文成大似圓丘報長於至日
迎侍臣來祭告法駕欲時行釐事通元氣高真達孝誠
慶增黃帝系壽續太陰精西北夷門峻東南輦路傾雲
行博山氣風卷步虛聲符呪方期應英髦各彙征謳歌
興法從行見泰階平

次韻米元章齋居即事

庭木斐株茂盆池一掬慳支頤魚出樂入此皆鳥知還老

境行將及仙書讀未闌因君歌鳳過通夕夢歸山

次韻酬陳傳道

白髮三冬學青衫八尺身誰知人上傑聊作吏中循揮
翰通元氣開編友古人寄穀張氏子曲逆豈長貧

次韻傳道自適兼呈都司芸叟學士

楚國陳夫子周南頗滯留弊袍披槁葉瘦馬兀扁舟藥
餌過三伏文書散百憂何人共禪悅居士有浮休

擬郡學試東風解凍

寶歷開新歲春回斗柄東漪生天際水凍解日邊風浩
蕩依蘋起侵尋帶雪融江河霜練靜池沼玉奩空魚藻
雍容裏雲霄俯仰中更無舟楫礙從此百川通

駕幸太學

原廟初更十二章還輿詔蹕幸諸庠法天壁水遙迎伏
應夜深衣不亂行風動四夷將遣子禮行三舍遂賓王
前知此舉追虞氏果有球音發舜堂

題闡求仁虛樂亭三首 前二首 辛老

禪房幽構徑彎環噪鵲鳴鳩盡日閑隱凡宜濛超物表
畫圖髣髴見林間寒簾雲吐池中月岸幘天橫竹外山
秋興已闌成麗句板輿時此慰慈顏

長官平昔嗜林丘僧與闡亭待勝遊脩竹回環扶碧瓦
小池方折轉清流春深鷓鴣催詩句夜靜蟾蜍入酒舟
只恐政成留不得縣人空此憶常游

誰構新亭近翠微似教陶令狎天機池光引月來簷廡
竹影疏風到客衣愛酒有時攜玉笋無絃聊自拂金徽

人間此樂應無幾肯向良辰與物違

懷李公擇學士

一辭行旆楚亭臯幾為登臨掛鬱陶蓬斷草枯時節晚
山長水遠夢魂勞流傳玉刻皆黃絹早晚金閨報大刀
宣室方疑鬼神事順風行看駛鴻毛

次韻二首

青髮從遊各自袍老來邂逅更陶陶尺書經月傳雙鯉
相見何時詠百勞諫草十年聊閣筆坐棠三郡不更刀
靈崖樂水堪行樂時事紛紛劇蝸毛

畫船京口見停橈蕭洒渾疑謝與陶但把好山供勝踐
不將餘論掛塵勞諫垣天上經焚草藩國年來屢夢刀
北路近傳新政美未嘗因物疆吹毛

沈海集 卷之七
題湯泉二首

蒲解泠泠注不窮。幻塵乾慧洗皆空。法流水接諸天上，
神漢香聞一國中。金粟示為除病惱，跏趺仍已獲圓通。
馬蹄又入風埃去，回首吳吟謝迺翁。湯泉有迺翁
溫井霜寒碧甃澄。飛塵不動玉奩清。老翁仙去羸驂共，
太子東歸廢沼平。據石聊為寶陀觀，決渠還落堰溪聲。
洗腸灌頂雖殊事，一洗勞生病惱輕。

寄題王欽之自圓庵

誅茅北戶結圓廬。從事風流入畫圖。珠箔粉垣藏混池，
葛巾藜杖造虛無。春閑居士天花室，晝靜仙人白玉壺。
遙想吏行鳧鷖散，沈烟一穗對團蒲。

流觴亭并次韻二首

縹縹雲巒欲盡頭。灑然華構別飛流。朱盤漱灑開水鑑，
碧甃縈紆走玉虬。毛骨漸驚超濁界，風烟驟覺變清秋。
更憐白足如霜句，可羨溪邊六逸遊。
卧龍西畔北池頭。水壁華堂瑟瑟流。幾曲漪漣盤翠帶，
一峰孤秀浴蒼虬。香囊近午清無汗，素扇生涼爽入秋。
待喚畫師來貌取，圖成便是竹溪遊。

遊龍門山次程公韻

路轉橫塘入亂峰。遍尋瀟洒興無窮。樓臺特起喧卑外，
村落隨生指點中。溪傍五雲清逗玉，松分八面翠成宮。
歸途父老欣相語，今日程公昔謝公。

遊龍瑞宮次程公韻

靈祠真館闕山隈。形勢相高對越臺。每徑翠依屏上轉，

藕花紅繞鑑中開，鶴啣寶箭排烟去。龍護金書帶雨來，夾道萬星攢騎火。滿城爭看使君回。

次韻朱李二君見寄二首

東阡北陌坐淹時，偶為高風振羽儀。十大蓮花開處遠，三年楮葉刻成遲。鬢毛但速安仁老，錢粟難輸曼倩餓。尚賴故人遙省憶，發揮春色有新詩。

萬古流空一鳥沈，衣冠常苦事違心。七行俱下知君舊，四者難并笑我今。梅已偷春成國色，雲猶憑臘造天陰。美人綠綺煩遙贈，莫致南金增永吟。

睡足軒二首

長年憂患百端慵，開斥僧坊頗有功。地撤蔽虧僧界淨，人除荒穢玉奩空。青天併入揮毫裏，白鳥時興隱几中。

最是人間佳絕處，夢殘風鐵響丁東。

數椽空屋枕清流。

榻蕭然散百憂，終日掩關塵境謝。

有時開卷古人遊，鳴鳩去後滄浪晚。飛雨來初菡萏秋。

此處便令君睡足，何須雲夢澤南州。

淮海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

寄孫莘老少監

秦觀 少游

一出承明七換麾君恩復許上彤墀
白衣蒼狗無常態璞玉渾金有定姿
天上圖書森似舊人間歲月浪如馳
鼇頭只在蓬山畔行赴蟠桃熟後期

次韻馬忠玉喜王定國還自濱州

淮海相逢一解顏紛紛歲月夢魂間
初驚漁艇迷花去忽認星槎拂斗還
桂嶺暮登猿斷續槐堂春到鳥綿蠻
石渠舊議行當復未信佳時得自閑

寄李公擇郎中

節旄淮畔脫秋風忽跨鯨魚上碧空
華秀兩跗當重露

文成五色在高桐江南又說衣冠盛廷右仍瞻禮樂隆
朝覲既升淮海見漉漉雨雪自消融

寄李端叔編修

旗亭解手屢冬春聞道歸來白髮新馬革裹尸心未艾
金龜換酒氣方震夢魂偷遠邊城月導從公穿禁路塵
知有新編號橫槊為憑東使寄淮濱

寄題倪敦復北軒

倪郎才韻照冰壺北向開軒頗自娛簷度蕙風鳴鵠鷄
壁經梅雨畫蟻蝓觥籌交錯銀河掛文史縱橫角簾鋪
官舍私居同是漫莫嗟三徑就荒蕪

寄題盧君斗齋

俠氣軒軒翰墨場迢迢世路鬢成霜出從車馬行千里

歸與琴書寄一方鳥囀入簾春欲破爐香侵夢日初長
扁舟會有山陽役聊借狂夫挹酒漿

次韻酬周開祖宣義

并州令尹古人風淮海相忘十載中麗句曉披花綽約
清談初扣玉丁東追攀昔共猗犴子嗜好今同桑苧翁
所惜華船輕解繹未窺笠澤故書叢

送王元龍赴泗州糧料院

子猷風味最諸王試吏聊懷筦庫章鵠峙碧桐初振羽
珠遺滄海漸騰光淮山暮眺千峰耀洛水秋輸萬鷁翔
顧我行為大梁役一卮薄酒話愁腸

次韻子由題九曲池

廣陵五題

蕭瑟通池閱茂林岸傍無復屬車音涵春似恨隋家遠

漲曉疑連蜀井深關草事空煙冉冉司花人遠樹陰陰
 勞生俛仰成陳迹縱有遺音可用尋子由詩云稽老
水調寄哀音可憐九曲遺聲盡惟有一池春水深鳳關
蕭條荒草外龍舟想像綠楊陰都人似有興亡恨每到
殘春一度尋

次韻子由題平山堂

棟宇高開古寺間盡收佳處入雕欄山浮海上青螺遠
 天轉江南碧玉寬雨檻幽花滋淺淚風庑清酒漲微瀾
 遊人若論登臨美須作淮東第一觀子由詩云堂上
千里對憑欄海門僅可一二數雲夢猶春八九寬簷外
陰蔽帝壁間遺墨涕洟瀾人亡坐覺風流盡遺構
細須子

次韻子由題蜀井

蜀岡精氣蓄多年故有清泉發石田乍飲肺肝俱凜雪
 及窺杖屨亦輕便炊成香稻流珠滑煮出新茶潑乳鮮
 坐使二公鄉思動放杯西望欲揮鞭子由詩云信脚
香稻憶歸田行逢蜀井恍如夢試煮山茶意自便短綆
不收容盪濯紅泥仍許置清鮮早知鄉勝為客遊宦
何須更
着鞭

次韻子由題摘星亭迷樓舊址

崑崙左右兩招提中起孤高雉堞西不見燒香成宿霧
 虛傳裁錦作障泥螢流花苑飛星亂蕪滿春城綠髮齊
 長憶凭欄風雨後斷虹明處海天低子由詩云關角
渾忘日東西江流入海情無限暮雨連山醉似泥夢裏
典亡應未覺後水愁思獨難齊只堪留作遊觀地看遍
峰密處
處低

次韻子由題光化塔

古佛悲憐得度人應緣來現比丘身水流月落知何處

花發鸞啼又一春方外笑談清似玉夢中煩惱細如塵
老僧自說從居此却悔平時事遠巡孤塔閣真人云山頭
僧伽第二身處處金錢追晚供家家慧發保新春欲求
世外無心地一掃骨中累劫塵方丈近聞延老宿清朝
留客語
遠巡

次韻了瞻贈金山寶覺大師

雲峰一變隔炎涼猶喜重來飯積香宿鳥水干迎曉開
亂帆天際受風忙青鞋踏雨尋幽徑朱火籠紗語上方
珍重故人敦妙契自憐身世兩微茫子瞻詩云誰能
齋厨法鼓香往事真同一夢覺高談誰洗五年忙清風
漫與山阿曲明月常隨屋角方稽首願師憐久客古將
歸路指
茫茫

遊鑑湖

畫舫珠簾出繚牆天風吹到芰荷鄉水光入座杯盤瑩

花氣侵人笑語香翡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
葡萄力緩單衣怯始信湖中五月涼

謁禹廟

陰陰古殿注脩節海伯川靈儼在傍一代衣冠埋石空
千年風雨鎖梅梁碧雲暮合稽山暗紅芰秋開鑑水香
令我免魚繇帝力恨無歌舞奠椒漿

蓬萊閣

雄簷傑檻跨崢嶸席上風雲指顧生千里勝形歸俎豆
七州和氣入簫笙人遊晚岍朱樓遠鳥度晴空碧嶂橫

今夜請看東越分藩星應帶少微明程公闢次韻
天鍾鼓宴岍嶸早

晚陰晴景旋生湖暖水香春載酒月寒雲白夜聞笙金
鰲破海頭爭並玉鷺排烟陣自橫我是蓬萊東道主倚

欄先占
日初明

佳海集

卷之二

四

別程公闢給事

人物風流推鎮東。夕郎持節作元戎。罇前倦客劉師命。月下清歌盛小叢。裘弊黑貂霜正急。書傳黃犬歲將窮。買舟江上辭公去。迴首蓬萊夢寐中。
接清談有阿戎。曲水暢情林竹茂。小山招隱村枝叢。與時搏擊飛終遠。隨處登臨興莫窮。人下天來應問得。高名已到月華中。

中秋口號

雲山簷楯接低空。公宴初開氣鬱葱。照海旌幢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香槽旋滴珠千顆。歌扇驚圍玉一叢。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正在廣寒宮。

客有傳朝議欲以予瞻使高麗大臣有惜其去者
自罷之作詩以紀其事 與莘老同賦

文章異域有知音。鴨綠差池一醉吟。穎士聲名動倭國。樂天辭筆過鷄林。節髦零落瓊吞雪。辯舌縱橫印佩金。奉使風流家世事。幾隨浪拍海東岑。
此一首 一作
學士風流異域傳。幾航雲海使南天。不因名動五千里。豈見文高二百年。貢外別題求妙札。錦中翻樣織新篇。淹留却恨鴛鴦行。舊不得飛觴駐蹕前。

淮海集卷第八

淮海集卷之九

秦觀 少游

顯之禪老許以草庵見處作詩以約之

汨汨塵勞不自堪
駝裘鞭馬度晴嵐
洞天宵窈清都邃
神水歆蒸翠釜涵
列岫過霜仍晻曖
雙松迎臘正驂驪
此心久已蒙師指
更許山中為結庵

橡葉岡頭釋馬銜
區中竒觀得窮探
崕空飛鼠聲相應

江靜群峰影倒涵
居士碧雲裁秀句
道人哀玉扣清談

偶成二老風流事
不是三乘宿草庵
參寥次韻 盤盤

門門揖翠嵐
風激松梢聲
間發月番泉
底影相涵
天機

清曉泥臺
震險句窮
宵虎穴探
白傳異時
修故事杖
藜

和孫莘老遊龍洞

葦蕭傳火度冥冥乍入清都醉魄醒草隱月岷垂鳳尾
風生陰穴帶龍腥壁間泉貯千鍾碧門外天橫數尺青
更欲仗筇借頃刻却疑朝市已千齡倡首詩側徑紫紆入香冥神鍊鬼
鑿路巖局天懸乳石映華蓋壁隱莓苔蘊翠屏九道寒江雲外白一池陽井雪中青還同康樂登臨海可共羊
河筆不停參寥和瞳瞳果日破林桐笑語相將馬暫停路與猿爭險登身隨鳴鵠入青冥嶼巖曲穴疑無底蟠屈吞虬信有靈能使謝公詩興動宛如將刃發新剛

送蔣穎叔帥熙河二首

侍臣不合出都門為有威名藩漢尊戶部左曹回妙手
匈奴右臂落清罇揮毫珠璧生談笑轉盼龍鸞在夢魂
潮海一空何足道歸來黃閣坐調元

天馬蒲萄隔域門漢庭誰更勇如尊行臺曉日屯千騎
祖道春風屬一罇莫許留犁輕結好便令旣脫復游魂

要須盡取熙河地打鼓梁州看上元

和劉僕射感舊言懷寄蘇左丞左丞昔守南京僕射方為幕客今同為執政作此詩僕射詩略記其一

一聯云論文青眼今猶在報國丹心老更同

三禁提衡繫擾龍拜無燒尾有家風班行舊號青雲士
賓主今為黃閣公炯炯坐屏雲母隔珊珊行佩水蒼同
自驚初到蓬萊上便見驪珠出海宮

西城宴集元祐七年三月上巳詔賜館閣官花酒
以中澣日游金明池瓊林苑又會於國夫人園會者二十有六人二首

春溜泱泱初滿池晨光欲轉萬年枝樓臺四望烟雲合
簾幕千家錦繡垂風過忽聞花外笑日長時奏水中嬉

太平誰謂全無象寓在群仙把酒時次王敏中

宜秋門外喜參尋豪竹哀絲發妙音金爵日邊棲壯麗

彩虹天際卧清深已煩逸少書陳迹更屬相如賦上林

猶恨真人足官府不如魚鳥自飛沈次王仲至

清明前一日李觀察席上得風字

病軀寒食百無棕偶到平陽舊第中池籞信為三輔冠

杯盤真有五陵風美人賦韻分春色上客揮毫奪化工

白髮漸於花柳薄但憐流水碧相通

次韻羅正之惠綿扇

吳扇新翻製素綿名郎持贈意俱圓有人充戶修明月

無女乘鸞向紫烟供奉宜升清暑殿動搖合作御風仙

誰知揮却青蠅輩功在春蠶一覺眠

寄新息王令藏春塢

令尹才高寺為空歲時行樂與民同旋開小塢藏春色

更製新聲寫土風客向罇前忘爾汝路穿花去失西東

無言媿女今馬在桃李相傳恨未窮

送劉承議解職歸養

征馬蕭蕭柳外鳴議郎歸養洛陽城登山尚記飛雲處

罷吏端如棄唾輕為米折腰知我拙下車入里見君榮

堂前嵩少宜秋色獻壽還應旋製聲

次韻王仲至侍郎會李觀察池上

螭口清漪下玉欄隔花時聽鳥關關酒行寒食清明際

人在蓬壺閬苑間天近省闈知月麗春偏感里將星閑

忽思歸去焚香坐靜取楞嚴看八還

慶張君俞都尉留後得子

天上吹簫玉作樓，蟠桃熟後更無憂。
內家報喜車凌曉，太史占祥斗掛秋。
龍得一珠應獻佛，虎生三日便吞牛。
魯元福祿何人似，坐見張敖數子侯。

寄題趙侯澄碧軒

風流公子四難并，更引清漪作小亭。
潤及玉階春漲雨，光浮藻井夜涵星。
捲簾几硯成圖畫，倚檻鬢鬟入鏡屏。
何日解衣容借榻，卧聽螭口瀉泠泠。

寄張文潛右史

解手亭臯纔幾月，春風已復動林塘。
稍遷右史公何忝，初闕除書國為狂。
日出想驚儒發冢，風行應罷女爭桑。
東坡手種千株柳，聞說邦人比召棠。

次韻裴秀才上太守向公二首

東風已動北風歸，寒氣侵尋自霽威。
何處管絃傳臘酒，誰家刀尺製春衣。
使君英妙開蓮幕，別駕風流出粉闥。
唯有廣文官獨冷，終年如坐水邊磯。

上客新從穎尾歸，使君高會列南風。
風將沈燎縈歌扇，雪帶梅香上舞衣。
翻樣雲團分御節，如椽蜜炬出宮闈。
食前方丈羅珍怪，却訝犀燃牛渚磯。

次韻太守向公登樓眺望二首

茫茫汝水抱城根，野色偷春入燒痕。
千點湘妃枝上淚，一聲杜宇水邊魂。
遙憐鴻隙陂穿路，尚想元和賊負恩。
粉堞女牆都已盡，恍如陶侃夢天門。

庖烟起處認孤村，天色清寒不見痕。
車網湖邊梅濺淚，

壺公祠畔月銷魂封疆盡是春秋國廟食多懷將相恩
試問李斯長歎後誰牽黃犬出東門

寄錢節

時節出為揚州從事新錄兼簡參寥

論月柴門不浪開命車良為故人来茫然極目春千里
尚想愁腸日九回綠水池邊聊復爾黃梁枕上信悠哉
何時共約參寥子自擷青菁作飯材

贈劉使君景文

落落衣冠八尺雄魚符新賜大河東穰苴兵法申司馬
曹植詩原出國風拈筆古心生篆刻引觴俠氣上雲空
石渠病客君應笑手校黃書兩鬢蓬

荅龔深之

深巷茅簷日漸長卧看花鳥競朝陽惜無好事携罇酒

賴有鄰家振燭光尚友頗存書萬卷封侯正闕木千章
錯刀錦段相仍至小子都忘進取狂

次韻荅裴仲謨

十年淮海閒居草偶遣兒童次第成方愧貧家矜敝帚
忽蒙鄰壁借餘明文昌但願花前老張翰何須身後名
移病闔門參拜阻卧聽車馬去來聲

荅魯存之

環堵蕭然汝水隈孤懷炯炯向誰開青春不覺書邊過
白髮無端鏡上來祭竈請鄰聊復爾賣刀買犢豈難哉
故人休說封侯事歸釣江天有舊臺

春日寓直有懷參寥

觚稜金爵自岧峩藏室春深更寂寥
捫虱幽花歛露葉

岸巾高柳轉風條
文書几上鬢髮變
鞍馬塵中歲月銷
何日一筇江海上
與君徐步看生潮

次韻裴仲謨和何先輩二首

聞說何郎操行端
蕭然環堵若為安
鳥啼花發阻携手
水遠山高空凭欄
別後想多黃絹作
春來尤厭惠文彈
兩章讀罷知高義
貴賤交情自古難

汝南古郡寡參尋
兀兀長如鶴在陰
支枕星河橫醉後
入簾風絮報春深
青山未落詩人手
白髮誰知國士心
多謝名郎傳綠綺
愧無佳句比南金

答闕求仁謝參寥彥溫訪於墳所

老淖城西木半摧
崑崙岡下路新開
故人此地銜憂去
禪客他時問疾回
聞為樹風增未感
却因水鳥證西來

已謀寒食驅羸馬
細聽清談動玉哀

次韻劉遜父以寧齋詩二軸作以還之

揚舲偶過海邊州
一見名郎破百憂
荀氏諸龍俱俊偉
河東小鳳最風流
明珠白璧堪投報
細草幽花入獻酬
別駕舊齋何足念
文昌新府符公游

次韻何子溫

一星就起海隅傍
縣弩前驅過射陽
行見斯民無重困
坐令吾道有餘光
簿書不礙詩人筆
猿鳥常窺使者章
談笑自然群吏肅
何須酒後次公狂

次韻宋履中近謁大慶退會館中

翠華初到殿中間
三館諸儒共一班
迎謁曉廷清蹕近
退穿春仗綵旛閑
病來怕飲東西玉
老去慚陪大小山

知續春明退朝錄借觀當奉一鴟還

與鄧慎思沐於啓聖遇李端叔

羸兵瘦馬犯黃塵自笑區區夢裏身不是對花能伏老
自緣無酒可澆春校書天祿陪群彥晞髮陽阿遇故人
三百六旬如此少更添香火坐逡巡

和程給事賢閣黎化去之什

風流雲散越王城珍重閣黎願力成不使鄧尼驚倒化
祇教白傅歎先行早因妙契窺曹洞竟以清芬繼肇生
廻首中庭旌騎散月華還可一方明

再賦流觴亭

仙山遊觀甲寰瀛不比人間日雨亭歌斷瑤池雲杳杳
酒行金谷水泠泠珠簾捲雨驚秋近羅襪凌波笑客醒

月下珮環聲更好應容揮麈伴公聽

燕觴亭

碧流如鏡羽觴飛夏木陰陰五月時清渭日長遊女困
武陵春去落花遲玉笙吹罷觥籌錯蜜炬燒殘簪珥遺
吳越風流公第一未輸山簡習家池

會蓬萊閣

冠裳蓋坐灑清風軒外時聞韻籟龍人面春生紅玉液
銀盤烟覆紫駝峰天涵秋色山山共樹覺鄉思葉葉重
便欲買舩江北去為懷明德更從容

次韻侍祠南郊

風馬雲車下九天郊柴初告帝心虔天如倚蓋臨壇上
星若連珠繞御前縹緲佩環參雅奏岩巖樓閣抱非烟

侍臣舉酒欣相屬醉看參橫左右肩

與李端叔遊智海用前韻

點目誰能化兩龍超然相見古人風紅塵稍與僧家遠
白髮偏於我輩公休計浮名千載後且欣湯餅一杯同
何時並築邗溝上引水澆花半畝宮

和曹冕仲寄題延平冷風閣

冷風三伏是清秋雖有炎蒸不汝留蒲地溪山歸藻井
有時絲管下滄洲快哉便得逍遙趣偶爾還成汗漫遊
誰謂發揮無妙手賦凌楚王有家丘

次韻謝李安上惠茶

故人早歲佩飛霞故遣長須致茗芽寒橐遽收諸品玉
午甌初試一團花著書懶復追鴻漸辨水時能效易牙

從此道山春困少黃書剩校兩三家

次韻范純夫戲答李方叔饋笋兼簡鄧慎思

楚山冬笋斲寒空北客長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
清香不斷鼎烹龍論美未愧尊千里入貢當隨傳一封
薄祿養親且肯少蒲包時賴故人供

寄少儀弟

一隔音塵月屢遷忽收來問涕潸然栖遯冊府吾如昨
流落江村汝可憐夢裏漫成池草句愁來空誦棣華篇
卑飛暫爾無多恨會有高風送上天

九月八日夜大風雨寄王定國

長年身外事都捐節物驚心一悵然正是山川秋入夢
可堪風雨夜連天桐稍撼撼增悽斷燈燼飛飛落小圓

湔洗此情須痛飲。明朝誠就酒中仙。

林次中奉使契丹劉仲平出倅鄆州同舍十有六人飲餞于丁氏園次少逢韻二首

送次中諫議

鮮車百乘使龍庭路指金燕古北平祖帳列山修故事
行臺諸部奏新嚴留犁撓酒知胡意尺牘移書示漢情
納節便應歸法從中途已報制書行

送平仲學士

須句別駕備儀刑陵谷初無見坦平七子建安推世藝
五經中秘擅家穀南宮參綴端如夢東觀分攜空復情
莫愛谿堂好風月早來龍尾道前行
淮海集卷之九

淮海集卷第十 絕句

秦觀 少游

寄孫傳師著作

上林池籞富春風十里宮青錯御紅應與少年修故事
誤隨遊轂柳花中

泗州東城晚望

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舻人語夕霏間林梢一抹青如畫
應是淮流轉處山

戲雲龍山人二絕

芳草未應羞鴨鴨潛鱗終是畏提壺祭經背上痕猶在
更念麻姑指爪無

選勝只携長脰鶴入塵還駕短轅車時人若問虛玄事

笑谷無過李老書

圓通院白衣閣

白衣閣外透朱欄人在琉璃菡萏問誰把此花為刻漏
修行不放一時閑

無邊刹境一毫端同住澄清覺海間還是此花并此葉
壞空成住未曾閑

一根及本六根同古佛傳家有此風滿目紅蕖參翠蓋
不唯門裏獲圓通

照閣

彌猴鏡裏三身現龍女珠中萬象開未若此軒人散後
水光清泛月華來

睡足寮寄震鼎二弟

與物無營但欲眠客來從笑腹便便秋生淮海涼如水
得句還應夢阿連

次韻參寥見別

爐香冉冉紆寒穗篝火熒熒擢夜芒預想江天回首處
雪風橫急鴈聲長

與倪老伯輝九曲池有懷元龍參寥

雲月始始淮海秋隋家池上共浮游可憐一段風流事
特欠支郎與子猷

春日五首

幅巾投曉入西園春動林塘物物鮮却憇小庭纔日出
海棠花發麝香眠

一夕輕雷落萬絲霽光浮瓦碧差差有情芍藥含春淚

笑谷無過李老書

圓通院白衣閣

白衣閣外透朱欄人在琉璃菡萏間誰把此花為刻漏
修行不放一時閑

無邊刹境一毫端同住澄清覺海間還是此花并此葉
壞空成住未曾閑

一椀友本六根同古佛傳家有此風滿目紅蕖參翠蓋
不唯門裏獲圓通

照閣

彌猴鏡裏三身現龍女珠中萬象開未若此軒人散後
水光清泛月華來

睡足寮寄震巽二弟

與物無營但欲眠客來從笑腹便便秋生淮海涼如水
得句還應夢阿連

次韻參寥見別

爐香冉冉紆寒穗篝火熒熒擢夜芒預想江天回首處
雪風橫急鴈聲長

與倪老伯輝九曲池有懷元龍參寥

雲月始始淮海秋隋家池上共浮游可憐一段風流事
特欠支郎與子猷

春日五首

幅巾投曉入西園春動林塘物物鮮却憇小庭纔日出
海棠花發麝香眠

一夕輕雷落萬絲霽光浮瓦碧差差有情芍藥含春淚

無力薔薇卧曉枝

袂衣新著倦琴書散策池塘返照初翠碧黃鸝相續去

荇絲深處見遊魚

春禽葉底引圓吭臨罷黃庭日正長蒲院柳花寒食後

旋鑽新火爇爐香

金屋舊題煩乙子蜜脾新採賴蜂臣蜻蜓蛺蝶無情思

隨例顛忙一作過一卷

秋日三首

霜落那溝積水清寒星無數傍船明菰蒲深處疑無地

忽有人家笑語聲

月團新碾淪花瓷飲罷呼兒謀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

青蟲相對吐秋絲

連卷雌蜺掛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粧相向舞

酒酣聊把作纏頭

次韻子由召伯埭見別三首

孤蓬短榜沂河流無賴寒侵紫綺裘召伯埭南春欲盡

為公重賦伴牢愁

子由詩云蒙蒙春雨濕那溝蓬底安眠晝寤表知有故人家在此速將

青熒燈火照深更逐客舟航冷似冰到處故應山作主

隨方還有月為朋

子由詩云筆端大字鴉樓壁袖裏新詩句琢冰送我扁舟六十里未嫌

冠蓋紛紛不我謀掩關聊與古人遊會須匹馬淮西去

雲巘風溪遂所求

子由詩云廬山得縱遊便欲携君將船去念君無罪去何求

無力薔薇卧曉枝

袂衣新著倦琴書散策池塘返照初翠碧黃鸝相續去

荇絲深處見遊魚

春禽葉底引圓吭臨罷黃庭日正長蒲院柳花寒食後

旋鑽新火蕪爐香

金屋舊題煩乙子蜜脾新採賴蜂臣蜻蜒蛺蝶無情思

隨例顛忙一作過一卷

秋日三首

霜落邗溝積水清寒星無數傍船明菰蒲深處疑無地

忽有人家笑語聲

月團新碾淪花蕊飲罷呼兒謀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

青蟲相對吐秋絲

連卷雌蜺掛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粧相向舞

酒酣聊把作纏頭

次韻子由召伯埭見別三首

孤蓬短榜沂河流無賴寒侵紫綺裘召伯埭南春欲盡

為公重賦伴牢愁

詩卷洗

青熒燈火照深更逐客舟航冷似冰到處故應山作主

隨方還有月為朋

罪垢汚

冠蓋紛紛不我謀掩關聊與古人遊會須匹馬淮西去

雲巘風溪遂所求

子由詩云廬山得縱遊便欲携君將船去念君

無罪去

何求

還自廣陵四首

薄茶便當烏程酒短艇聊充下澤車墳墓去家無百里
往來仍不廢觀書

南北悠悠三十年謝公遺堞故依然欲論舊事無人共
卧聽鍾魚古寺邊

邗溝繚繞上雲空坐阻層冰不得通賴有東風可人意
為開明鏡玉奩中

天寒水鳥自相依十百為群戲落暉過盡行人都不起
忽聞水響一齊飛

元日立春三絕

此度春非草草回美人休着剪刀催直須殘臘十分盡
始共新年一併來

發春獻歲偶然同新曆觀天最
小功頭上兩般幡勝影

一時飛入酒杯中

攝提東直斗杓寒驟覺中原氣象竟天為兩宮同號令
不教春歲各開端

次韻宋履中題李侯檀欒亭

陰陰數畝籜龍稠亭外危通一徑幽頗似竹林當日集
酒狂莫笑阮陳留

春日偶題呈上尚書丈丈

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為酒
家貧食粥已多時

觀辱戶部錢尚書和詩餉祿米再成二章上謝

本欲先生一解頤頓煩分米慰長飢客無貴賤皆蔬飯

惟有慈親食肉糜

夢裏光陰挽不回
掩關獨坐萬緣灰
偶因問訊維摩病
香積天中施飯來

擬題織錦圖

悲風鳴葉秋宵冷
寒絲縈手淚殘粧
微燭窺人愁斷腸
機翻雲錦妙成章

晚出左掖

金爵觚稜轉夕暉
翩翩宮葉墮秋衣
出門塵障如黃霧
始覺身從天上歸

次韻蔡子駿瓊花

無雙亭上傳觴處
最惜人歸月上時
相見異鄉心欲絕
可憐花與月應知

處州水南庵二首

竹栢蕭森溪水南
道人為作小圓庵
市區收罷魚豚稅
來與彌陀共一龕

此身分付一蒲團
靜對蕭蕭玉數竿
偶為老僧煎茗粥
自携脩綆汲清寬

三月晦日偶題

節物相催各自新
癡心兒女挽留春
芳菲歇去何須恨
夏木陰陰正可人

次韻東坡上元扈從三絕

赭黃繖底望龍章
不斷惟聞蠟炬香
一片韶音歸複道
重瞳左右列英皇

端門魏闕鬱崢嶸
燈火成山輦路平
不待上林鵝鳥百
轉

教坊先已進新聲
伏下番夷各一群
機泉如雨自續紛
細看香案旁邊吏
却是茅家大小君

淮海集卷之十一

淮海集卷之十一

秦觀 少游

四絕

此贈道流蓋有四時
意錄者失其序耳

陰風一夜攬青冥
風定霏霏霰雪零
遙想玉真清境上
白虛光裏誦黃庭

其四

夜深樓上撥書眠
天在欄干四角邊
風拂亂雲毫髮盡
獨留璧月向人圓

其二

天風吹月入欄干
鳥鵲無聲子夜闌
織女明星來枕上
了知身不在人間

其三

本是匡山種杏人
出山來事碧虛君
上清欲問因何事
請看先山十丈文

其一

奉別牛司理

堂堂先德擅才名詞賦高凌墨客卿之子妙齡初筮仕
好修文史繼家聲

送酒與泗州大守張朝請

莫笑杭州別駕村昔曾柱下數承恩而今雖是江湖吏
猶有當時七字尊

題柳陽道中一古寺壁二絕

門掩荒寒僧未歸蕭蕭庭菊兩三枝行人到此無腸斷
問爾黃花知不知
哀歌巫女隔祠叢飢鼠相追壞壁中北客念家渾不睡
荒山一夜雨吹風

又別牛司理

半年淹郵越溪濱好愛如君只數人解手莫令書信斷

故園桑梓幸相鄰

和工部侍郎新章

薨棟相連數畝中出門遙見大明宮朝元雖共浮丘伯
煮茗還同桑苧翁

題金華山寺壁

鸞鶴同為汗漫游天風吹散下滄洲金華有路通元氣
水繞高寒不斷流

次韻出省馬上有懷蔣穎叔

新淬魚腸玉似泥將軍唾手取河西偏裨萬戶封龍額
部曲千金賜裹蹄

制詔行闈降紫泥簪花且醉玉東西羗人誰謂多籌策
止有黔驢技一蹄

唱首云春雪京城一尺泥並鞍還憶蔣征西碧幢紅旆出關去一路東

風送馬蹄

不論埃壘與塗泥封印還家日
已西豈比元戎碧油下獵豨統帳馬千蹄

元祐三年余被召至京師從翰林蘇先生過興國浴室院始識汶師後二年復來閱諸公詩因次韻聊移小榻就風廊卧久衣巾帶佛香白髮道人還省記前年引去病賢良

客有遺予以假山石盆池者聞陳元發有石菖蒲作此詩乞之

瑟瑟風漪心為清更窺菖萃眼增明可憐一片江山樣只欠菖蒲十數莖

興國浴室院獨坐時兒子湛就試未出

蒲城直馬沒深泥院裏安閑總不知兒輩未來釣箔坐長春花上雨如絲

題趙團練畫江干曉景四

本自江湖客宦游常苦心看君平遠懷我舊登臨鳥外雲峰晚沙頭草樹晴想初揮灑就侍女一齊驚公子歌鍾裏何從識渺茫惟應三帳夢曾到水雲鄉曉浦烟籠樹春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夢中得此

縞帶橫秋匣寒流烟暮堂風塵如木息持此奉君王寧浦書事六首

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更求榮達日長聊以銷憂

魚稻有如淮右溪山宛類江南自是遷臣多病非干此地烟嵐

南土四時盡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作石，一齊忘了家鄉。

洛邑太師奄謝，龍川僕射云亡。他日巋然獨在，不知誰似靈光。

身與杖藜為二，對月和影成三。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此何堪。

寒暑更拚三十，同歸滅盡無疑。縱復玉關生入，何殊死葬蠻夷。

題務中壁

醞頭春酒響潺潺，壚下黃翁寢正安。夢入平陽舊池館，隔花螭口吐清寒。

題法海平閣黎

寒食山州百鳥喧，春風花雨暗川原。因循移病依香火，寫得彌陀七萬言。

留別平閣黎

緣盡山城且不歸，此生相見了無期。保持異日蓮花上，重說如今結社時。

紹聖元年觀自國史編修官蒙恩除館閣校勘通判杭州道貶處州管庫三年以不職罷將自青田以歸因往山寺中修懺日書絕句於住僧房壁





嗚呼此亦愚臣效嗚之秋也輒忘踈賤條其意之所欲
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
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
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數應鼓不運三十幅各以其
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
不極則急不咸一儷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
為險山川是資以兵為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
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
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為詆誣以幻群聽作
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鯨超絕之材宜見闕畧作人林
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岨與莫或汝過作法律二篇
得與失為鄰利與害一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

篇爵祿者所以勵世歷範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
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為資國
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
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
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
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聞不容髮匪龜匪鏡
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
養氣四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
或為大釁作盜賊三篇党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
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為緯南北為經織者就綜
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厥庸之遷亭武王之伐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橫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于庭委曲而擔諸野然後民始悅然而服從此所謂其次有言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修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舜之忘言又不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

相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即位以來圖任元老眷禮名儒屏棄姦臣投竄刻吏所以照臨海內甚盛罷青苗之使廢市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刊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煮海冶鑄之事他日吏緣以為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槩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為詆欺之言悖亂群聽以為先帝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大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志為大養

口體次之其歿也繼志爲大述事次之知述事而不知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爲達孝秦皇漢武皆以蓋世之氣闢闔宇宙之材并吞諸侯攘却胡粵若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爲暴主稱武帝爲賢君秦祚遽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之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繼其志不述其事又况親承於末命乎臣願陛下具以意作爲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誥誓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詆欺之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萬物宰制百辟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辨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

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進退奈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似賢者有之申以親疎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奈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略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聵也任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為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章言之為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為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為相十有九年顛政用事補闕

杜進上書斥為下邳令由是諫諍路絕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辨論大臣數絀唐德宗晚年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而已此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群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皆從中出輒為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陛下即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

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決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材或失而為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為姑息何則設之不當也夫聖主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疆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疆非弱天下無勢非寬非猛吾亦無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勢而無術者天下之至術也雖然御疆勢者必以寬而疆之弊實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之弊實生於猛何

則昔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接呂氏喋血之餘除誹謗去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粵夫臣相繼而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間而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強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紲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存興思明復起代宗深鑒其事舍脇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於封豕長蛇無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陵夷之漸蓋基於此由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故救強之弊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尚猛之日夫強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有夜理

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詡
將去穎川謂掾史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
僵仆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李款之獄果如
誦言以誦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古
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為定論文王之時闕市譏而不征
周公成王之時則闕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施之推此
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者
也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
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
則臣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創據戰伐之禍天厭久亂俱

欲無為而又掃除煩苛之患足以深結海寓之心削平
僭偽之威足以逆折姦俠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
氣在乎混沌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嘉祐之後習安玩
治為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
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故先皇即位之始
大講法度作而新之覈名實以興百辟攘夷狄以布威
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刺舉於外此真得所謂以猛政
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矜鉤距以
為法術任惠文以取愉快上下迫脇民不堪命故陛下
即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
忠鯁於謫籍平冤獄振乏餒與天下休息此真得所謂
以寬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已來執事者又將矯枉

而過直矣何告訐詆欺之言率然敢陳而王體未嚴也
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為守而國論未決也蠻夷猾夏寇
賊姦宄隱忍羈縻冀其自罷而天誅未迄也推此言之
天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渾於冥冥之中矣夫
致先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
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
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緩
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
而救之以猛猶閘不通而漏泄之也其急而解之以
寬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以已矣平
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閘不通再加漏泄正氣必傷重
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知也臣願陛下
遇逋慢之原杜懈弛之漸明詔內外一乎中和使天下
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得不可得
而用之

淮海集卷之十三 進策

秦觀 少游

安都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已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長安蓋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為萬世計也臣竊以為不然何則唐漢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

自古號為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湊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蹄踵交道軸轆銜尾千里不絕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為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殺鼯之隘阻成臯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為重自古號為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霸據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則皆為險矣夫雍為天府梁為戰場周為天下之咽喉

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為險本朝以兵為險故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蓋漢踵秦事郡國皆道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下為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為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唐漢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為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

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為險者也。夫以兵為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為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

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頗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為疑，其臣不以為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繫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克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為國尉，祈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為戶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郗超聞而嘆曰：「安違眾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符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

其姪者也。崔貽孫為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作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李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則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即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不為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奇材異行實為時世所

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繆悠莫敢接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為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奇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與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蕭諸氏皆兄弟為三公父子為宰相盛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間建功立業號為名臣者蓋不可勝數奈何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為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

為劾則天下之奇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為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為利害之所撓屈者所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為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

等如發家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答耶陛下即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克賦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既精人頗自重皆毅然有伏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慾攘擊姦惡如報私讐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敏妙自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為之一空臣愚踈遠不知朝廷之事切惟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著龜不無過誤顧其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

有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繆過失如此又况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帷幄劉栖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為剗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瘡病也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

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器有遠近才有脩短大抵搢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栖楚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贄之論盡矣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之所不免也人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

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
知明不肯偷為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
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為君子
陰為小人一陽之生則為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
為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為夬夬者剛決
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
陰之生則為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為否否者
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為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
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
與消長而為慘舒為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為盛
衰為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
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

有渾沌窮竇擣杙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
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
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
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鉤黨
之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陵
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
八俊八及八厨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
已故曹節侯覽牢修朱竝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
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
修竝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
搢紳之禍不鮮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
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

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
逢吉之黨又有八閔十六子之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
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劍
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
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為二人之黨而逐去之
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零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
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
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
志君子終受禍矣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即位以來虛懷及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名
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

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
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
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為
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
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
凡被進用者輒為小人一切指以為黨又至於三君八
顧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為標榜公
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
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
不察歟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
仲淹以為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襄之徒
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

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
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為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
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
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
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
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為黨人而
死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
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
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孽之端窒
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
得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今之所
謂黨人者後世必為元老大儒社稷之臣者矣

十三卷

